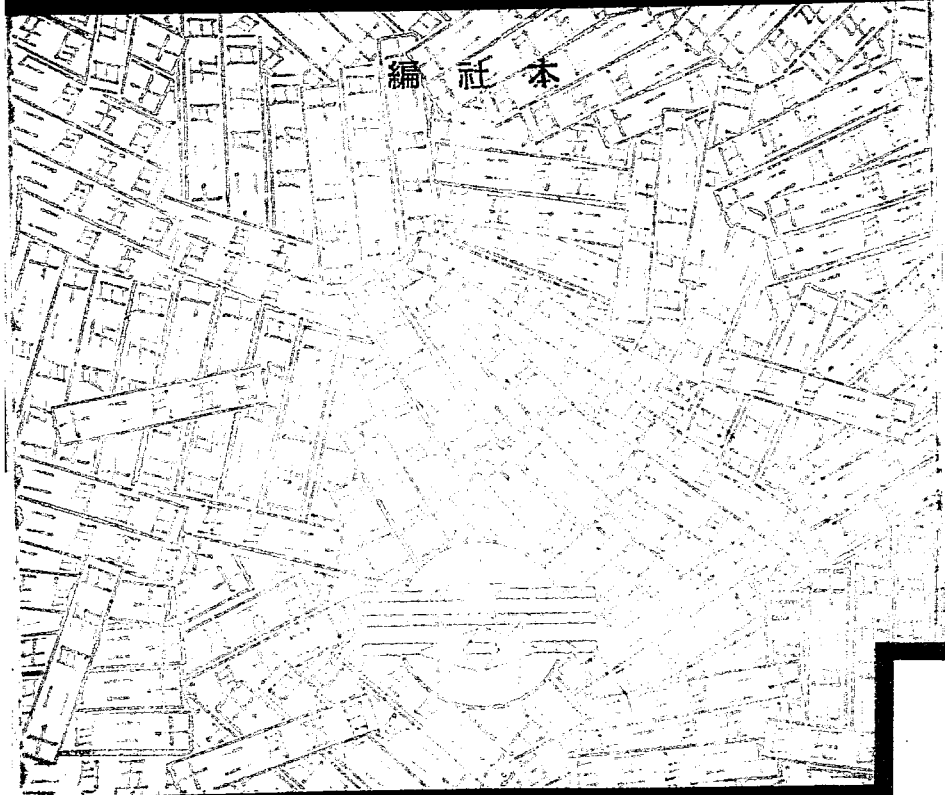


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



本社編

民團週刊出版社

MB
6246.90
2

2799

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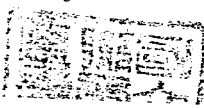
紀念叢刊第二輯之十

——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

- 目次
-
1. 起義的原因
 2. 起義的經過
 3. 起義的影響

一 起義的原因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即癸丑寧贛之役）失敗之後，袁世凱的叛國陰謀，更加明白，而革命的武力，也愈漸微弱了。這時北京的國會仍然存在，其中許多國民黨的份子，還在不斷的和袁世凱作政治的鬥爭，想完成一部憲法，藉以限制袁世凱的野心。不料這種辦法，更引起袁世凱的忌視，乃於雙十節後，藉口



寧贛之役國民黨有危害國家、顛覆政府的企圖，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大加指責；那班御用的軍民長官們，自然是一律響應，並明白的主張解散國民黨，以爲報復。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全部憲法十一章一百十二條完全脫稿，袁世凱更感威脅，乃假二次革命的內亂之名，以武力解散國民黨，取締國民黨籍國會議員，追繳證書徽章。第一次追繳三百五十餘人，第二次再追繳八十幾人，共四百二十八人，於是國會即不足法定人數，實際上已陷於停頓的境地。（但正式解散，却在三年一月十日。）

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以後，國會的職務又被迫停止行使，已經是到了議會政治的臨危時間。但那般至死不悟的進步黨人，還在替軍閥捧場，主張廢除省制，以便集權中央。這種意見正合袁世凱的口胃，不過他爲着完全的操縱計，說問題太大，要另外召集一種地方長官的代表委員會議，方能決定。這即是所

謂的「行政會議」。因為國會的被毀，又改稱為「政治會議」，於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它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推倒進步黨的蕭希齡內閣；其次則是產生一個「約法會議」，並於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以教令公布組織條例，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却故意把那變節的國民黨黨員孫毓筠，選做議長。有了這個御用的工具，袁世凱乃於三月二十日提出增修臨時約法案，交付討論。它的要點，共有七項大綱，總不外是擴大總統的權利罷了。如：

一、外交大權應歸諸總統，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無庸經參議院之同意。

二、總統制定官制官規，及任用國務員與外交大使公使，無庸經參議院之同意。

三、採用總統制。

四、正式憲法應由國會以外之國民會議制定，由總統公佈，正式憲法之起草權亦應歸於總統及參議院。

五、關於人民公權之褫奪回復，總統應自由行之。

六、總統應有緊急命令權。

七、總統應有財政緊急處分權。

這七條的規則，實已將總統的權限，已擴大到世界所無的程度，而約法會議，也就照樣通過。五月一日，所謂「新約法」即由總統公佈。根據約法的規定，即將國務總理廢除，另設國務卿（徐世昌）；廢國務院，於總統府設政事堂，由國務卿主持一切。立法機關則採一院制，定名立法院；另設參政院為諮詢機關，並代其職權。參政院組織法於五月二十四日公布，參政完全由總統委任。六月二十日參政院成立，以黎元洪為議長，原來的政治會議即行取消。二十九日，袁氏根據新約法，以命令宣布代行立法院的職權。參政院的第一件工作，即是迎合袁氏的意旨，於八月十八日建議修改二年十月所公佈的總統選舉

法。約法會議因於十月二十八日通過修正案，次日由袁氏公佈。要點爲：

(一)總統任期改爲十年，無限制連任；(二)參政院「認政治上有必要時」，現任總統可以無須改選，議決連任；(三)總統繼任人可由現任總統預先推定二人，書於「嘉禾金簡」，臨時取去交付選舉會選舉。

袁世凱製造了新約法和總統選舉法兩種御用的工具以後，已經是成爲中國的終身制獨裁元首了；他若把他兒子的名字寫在金簡上，自然更可傳之於子孫，與帝制可說是無甚差別。但他却仍不滿足，一定要身登大寶，做那皇帝的迷夢。所以，總理到了這時，便已料定他定會走入帝制的道路，而馬上在暗中集合起革命的同志，予以實力的制裁。

民國二、三年間，帝制運動的發生，便已有了萌芽；在暗中醞釀。清室遺老勞乃宣於民國二年六月著共和續解（辛亥冬著有共和正解），宋育仁等又上

書呈請復辟，都被袁世凱制止，因為這些都是爲滿清而活動的。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乘各國大戰方酣，無暇東顧的機會，對中國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革命黨人看到當時的危機，深恐袁氏兼受內外夾攻，不能專心禦侮，因而通電宣言停止革命活動，主張一致對外。不料這種好意，反被袁世凱利用；以爲國內都不要再會限制着他；而把二十一條件承認，當做日本維持其帝制的交換條件。五月九日。袁氏乃公然承認，一般國民雖然非常的忿恨，但他的走狗們，反頌揚這是一元首外交成功。八月中，袁氏顧問美人古德諾，又在亞細亞日報發表一篇共和與君王，說中國不適宜於共和。接着，楊度等所謂「六君子」，即發表君憲救國論，組織所謂籌安會（八月二十一日），公開做帝制的活動。不過籌安會究竟不是一個合法的機關，於是即乘九月一日參政院開院時，運用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各式各樣的「公民請願團」，呈遞請願書八十三件。二十日，

參政院議決請政府於年內召集國民會議，爲根本的解決，或另籌徵求民意的妥善辦法。二十五日，袁氏咨覆採用召集國民會議的辦法。但一般帝制派的人物却等不得，乃另成立「請願聯合會」，再向參政院請願。二十八日，參政院即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十月二日，並咨請政府公佈，袁氏即於十月八日照樣公佈。二十五日，於是即開始選舉，二十八日以後繼續國體投票，不到一月，各省區決定君憲的即已有十八處之多。結果，自然是全體贊成帝制，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一致主張君憲，並無一票反對。帝制運動的進行，到這時即已告一段落。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資格，竟向袁世凱上書推戴；十二日，袁氏亦公然咨覆承認帝制了。同時並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完年，定於元旦日登極。

這是肇和起義之前的情況，也就是它發動革命的原因。

二 起義的經過

當民國元年 總理在南京讓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對於袁世凱本來是不能信任的。但那時一般黨員志氣鎮沈，大家都忘記了豫定的革命方略，以為滿清政府一被推翻，此後便已太平無事，革命工作也就完成了。同時對於袁世凱的估價又是很高，似乎民國的大局，除由袁世凱收拾之外，別無辦法的。總理要做的民國總統，是革命的總統，事實既已不許可革命方略的進行，因而 總理也便不願繼續担任元首的名義了。不過他對於袁世凱究竟是懷疑的，所以當他辭職之先，即公佈一部臨時約法（其實並不贊成），想藉以限制袁氏；同時並堅持須袁氏離開北京，到南京就職。不幸因為一般人的淺見，縱使袁世凱弄小巧而成大患了。

總理的意思，是想以一個純粹在野黨的資格，避免和袁世凱作正面衝突，潛伏下來做基礎的工作，保全革命的勢力。但這種意旨，又不為一般黨員所體諒，仍然去和袁世凱做政治的鬥爭。當時政治手腕最靈活的，是宋教仁先生，也最為袁氏所忌；因不惜用最卑污的手段，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曠使趙秉鈞收買兇徒應雲丞（即應桂馨）武士英（即吳鎰福）等，暗殺宋先生於上海的滬寧路車站，二十二日傷重逝世。從此，袁世凱的野心更加鮮明，總理深知他的不可理喻，祇有不等他佈置妥當，即起兵討伐，或者還有勝利的希望。然而一般黨人卻仍不願這樣去做，還在期望着法律的解決，給袁世凱一個從容佈置的機會。四月二十六日，他向五國銀行團所借的二千五百萬鎊外債成功，兵力又已逐漸南下，於是即於六月中下令免國民黨三都督之職。黨人迫不得已，乃有寧贛之役的發生。

寧贛之役失敗以後，一方面是顯得袁世凱的無敵於天下，大可以帝制自爲了；同時也反映出革命勢力的銷流，在國內已失去了一切的基礎，尤其可怕的則是革命的意志也將渙散。總理有鑒於此，乃決心將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積極訓練黨員，培養革命勢力，並在國內各地加緊的活動。於是袁氏一旦宣佈帝制，雲南的義旗一舉，叛國的元兇便伏誅了。

這是肇和起義之前的佈置。至於起義的籌畫和經過，則都是由於陳英士先生一手去做的，其情形如下。

英士先生對於中華革命黨的改組，和總理關於革命力量的一切佈置，都是非常贊成的。因此，他更向總理建議：過去第一、第二兩次革命的失敗，雖然另有種種的原因，但黨的力量不能達到首都，不能動搖敵人的基礎，以致袁世凱有所憑藉，用政府的名義去壓迫民衆，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他更

主張今後應該努力去發展東北方面的黨務，作首都革命的準備。二年春，他即到大連，着手經營東二省的革命工作；在大連住了約五十日，便成立了奉天的革命機關部，於三月回到東京。同年夏間，又請總理經營長江方面的革命工作，派遣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各省的軍事。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長江方面的黨人又催英士先生回國主持，乃於二月間到上海，處理工作進行的一切事宜。當時因有種種的障礙，一時不能得手，先生焦急萬分；曾電告總理說，如果不能成功，即不願再去日本做亡命客了。總理因恐先生性急犧牲，連電催促先生即回東京，但先生仍不肯行。

四年夏天，袁世凱的陰謀已經完全暴露，人心大憤。總理因再促先生去東京協商，先生不得已，乃於八月間去東京請示。當時以為袁軍在東南的勢力極厚，西南則比較空虛，不如即以廣東為發難地點，從西南方面着手，並推定

先生主持其事。十月中，先生即由東京經上海去粵。不料經過上海時，上海方面的黨人以爲陸海軍同情於反袁的很多，而東南人士對袁氏的憤恨亦甚，大有可以利用之處，力請先生即留上海主持。先生審查實際的情形，不爲無理，乃決定停留上海，指揮長江一帶的軍事，並輔助西南的黨人，同時分別去進行反袁的工作。

先生觀察長江的形勢，以爲上海地形重要，勢所必爭。但上海的鎮守使鄭汝成甘心作袁氏的爪牙，率海陸軍固守，如果要取上海，必先去掉鄭汝成才有希望。東二省的同志王曉峯、王明山兩人自告奮勇，担任殺鄭。十一月十日，探得鄭汝成要到日本領事館去，必須經過外白渡橋，他們便在那裏等候。是日正午，鄭汝成果然經過該地，王明山因向汽車先擲一炸彈，汽車頂被炸去，司機驚惶不能開車，王曉峯急速跳上汽車，取出兩枝駁壳鎗，向鄭汝成連續的射

擊，鄭頭部中十餘鎗，立刻身死。兩王也當時被巡捕拘獲，解到鎮守使署，不久被害。於是沉悶很久的空氣，即馬上活躍起來。

鄭汝成死後，袁世凱恐慌異常，即派楊德善為淞滬護軍使。楊氏是個昏庸老朽，毫無辦法的人；英士先生因乘人心浮動，袁氏佈置未妥之際，準備開始起義。同時長江及浙江方面的同志，又催促由上海發難，以為如果上海發難成功，各省即可陸續響應。恰值袁氏的海軍總司令部在十二月三日命令肇和軍艦於六日開赴廣東，但肇和軍艦為上海黨人聯絡海軍各艦中成績最好的一艘，如果離開上海，將來的發動工作必更困難，因即要求英士先生於六日以前響應。先生見情勢切迫，必須發動，而肇和的艦長黃鳴球和艦上的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也贊成發動，於是乃決定在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起義。當時的計劃與任務的分配，大略如下：

一、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參謀長吳忠信。

二、海軍總司令黃鳴球。

三、海軍陸戰隊正司令楊虎，副司令孫祥夫。

四、以肇和艦為海軍總司令部。楊虎率一部分部隊佔領肇和，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分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各艦，為肇和輔助。

五、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等處所聯絡的軍警，一聞軍艦開砲，即同時響應。

六、夏次岩担任在城內各門舉火響應。

七、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八、關鈞、沈俠明、朱霞、譚煥等担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九、陸學文等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十、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菊光等担任聯絡閘北方面軍警響應。

十一、楊滄白、邵元沖、周淡游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當時計劃及任務既已規定，五日午後，各人即分別依照其任務着手進行。

楊虎率海軍陸戰隊同志三十餘人，攜帶手鎗炸彈等，乘小汽船襲取肇和；艦上同志陳可鈞等立即響應，遂位領肇和，孫祥夫一部分同志預備的小汽船，因為沒有照會，被巡捕干涉，不能登船，因而不能位領應瑞、通濟兩艦，使肇和成為孤立的情勢。

楊虎在肇和艦上，因尋不到砲彈庫的鎖匙，不得已到六點鐘的時候，才打破庫門，取出砲彈，向製造局方面射擊。岸上各同志聽到炮聲，就分別位領電報局、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重要機關，英士先生也率領幹部同志，

向華界出發。不料這時袁軍的大隊前來，武器優良，使起義的同志傷亡甚多，乃不得不暫退。陸軍既不能響應，陸上的各方面乃完全失敗。加以袁軍及警察又遍佈各要區，英士先生及幹部均不能通過，也祇有退回漁陽里五號總機關。不料法捕房因漁陽里五號連日出入的人太多，疑心藏有軍火，即於是夜派巡捕前來搜查，捕去數人，並派巡捕在內看守。英士先生不能回去，乃率幹部暫避別處。總機關既被破壞，各方面的聯絡於是中斷，遂無從接洽繼續進攻的計劃和互通消息了。

在肇和艦上的楊虎和各同志等，已對製造局發了幾十炮，往後見製造局方面並不還炮，以爲是革命軍已將製造局佔領，所以即停止攻擊。而應瑞、通濟兩艦，又發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因此不加準備。不料陸上袁軍方面的陽德善、薩鎮冰、楊晟等商議的結果，決定用重金收買應瑞、通濟兩艦。於是六

日的黎明，應瑞、通濟兩艦即向肇和開炮猛擊。肇和方面因事出意外，匆卒還炮，多不能命中。而艦上的汽爐又中炮炸裂，同志死傷極多。楊虎等知道大事已經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裝浮水退走。其餘的受傷同志，多爲袁軍捕去殺害。於是肇和軍艦又被袁軍奪回。

雲南起義之後，英士先生仍在上海苦心經營，情況漸較進步，因定於四月十二日晚間十二時發動，約定以號炮爲準，海陸同時起義。不幸那天晚上，適值大雨，號炮無法燃放，直至早上三點鐘才發一響，因而海陸不能響應。第二晚海軍擔任開炮，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到時仍無舉動。十四日晚，擔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分同志親到艦上指揮，又因艦長不在，兵士開鎗抵抗。宋振憤極，投水而死。這三晚都未發動，形跡漸露，袁軍乃將有嫌疑的人殺害不少。先生又派楊虎在江陰發難，已佔領炮台，却因無援助而敗。夏次岩

入浙發難，復爲屈映光殺害，浙江方面也陷於停頓了。

三 起義的影響

肇和軍艦起義的壯舉，統共不過十幾點鐘的工夫，便已完全失敗；然而它的影響，卻是非常重大的。

第一，革命的勢力經過袁世凱幾次的摧殘，而內部的各員又逐漸忘記了革命的大義，似乎已經發生了根本上的動搖。總理在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因而一般比較軟弱的黨人，便不願參加，有些更在北京留戀於官僚生活，或者和袁世凱作正面的政治鬥爭；至於真正同情、信仰的人，實屬少數。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的前途真是艱苦萬分，對於一般人的觀感，尤其非常不好。幸而有肇和軍艦起義的壯舉，事雖失敗，然而卻把革命的真精神，充分的表現出來。同時更給袁世凱當頭一棒，使他明白革命勢力的不可輕侮；間接便是暗示一般

人對於反動的政權，不必過於恐懼，大可以作正義的鬥爭。這種意識普遍於各個人的心理，於是袁世凱的陰謀，也就不得不銷毀在國人的憤怒之下，結束他歷史的罪名了。

第二，當時有了中華革命黨人的起義（同時並有其它各處的發難），更給雲南方面一重大的刺激，助其及早發動，尤其是雲南方面的主要人物，有些還在猶豫之中的，有些仍然對袁世凱懷着很大恐懼之心的，愈可以加強其起義的信心。而各處懷有悲烈之氣的黨員與非黨員，也同樣受着很大的警惕，分途去進行反袁的工作。所以雲南的義旗一舉，於是袁世凱的政權便完全瓦解，國民乃重觀天日。

第三，由於袁世凱勢力的被倒，即足以證明無論反革命的勢力如何強大，終究是敵不過全國人的激憤和正義。有了這種因子埋伏在各個人的心中，不獨

雲南的義舉可以順利的完成，即是後來護法、北伐各役，其所以能戰獲得最後成功的緣故，也是它的餘蔭。否則，反革命勢力再經一度的穩固，而反動者又可藉着政府的權利，來麻醉、腐化、收買、壓迫以至於摧殘革命的勢力，於是國族的前途，民衆的生計，愈加是不堪聞問了。

所以這一次的失敗，乃是光榮的失敗，成功的失敗，決不可以作尋常觀。而革命力量的運用，總理精神的偉大，實係雲南舉義推翻反動統治的關鍵，這種意思，在紀念之中，尤其要體念得到。至於陳英士先生的偉大之處，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不幸先生由於這一次的壯舉，更惹起袁世凱的長忌，特懸賞募人暗殺。五月十八日的下午，先生即被兇徒狙擊於薩坡囊路十四號的寓所中，不能眼見大事的成功而逝世。先生生前曾自撰一聯：「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先生果然是悲壯的爲殉國而犧牲了！

錢實甫主編

紀念叢刊第二輯

北平民衆革命紀念日

胡主席漢民先生逝世紀念日

先烈陳英士先生殉國紀念日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

先烈廖仲愷先生殉國紀念日

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

先烈朱執信先生殉國紀念日

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

先烈黃克強先生逝世紀念日

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本社編

民團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七種
 紀念叢刊第二輯之十
 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
 本社編

必翻印究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編者	民團週刊社
發行者	靳景雲
出版者	民團週刊社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總經理	建設書店
總店	南甯民生路第二四號
分店	桂林桂西路第七十二號

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十五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一八七號

